

97. 4. 18

無正志 廖金華 謹識

百衲衣詩選集

千利と金華の

吴正著
唐金海选编

百衲衣诗选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衲衣诗选集/吴正著;唐金海选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6

ISBN 7-5059-2366-8

I.百… II.1吴… 2唐… III.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3557号

百 衲 衣 诗 选 集

吴 正 著

唐金海选编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5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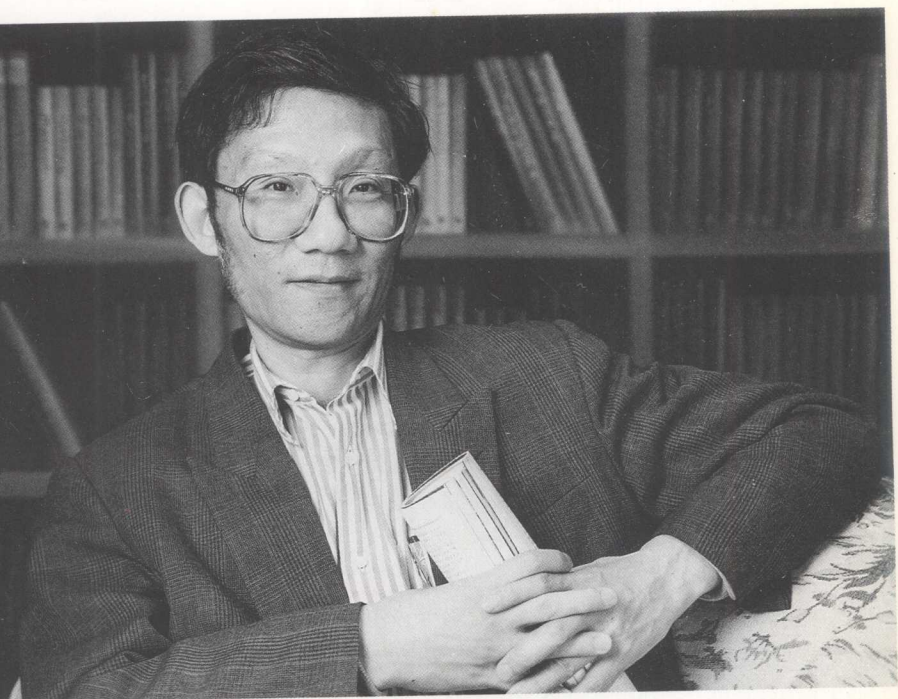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
ISBN7-5059-2366-8

1·1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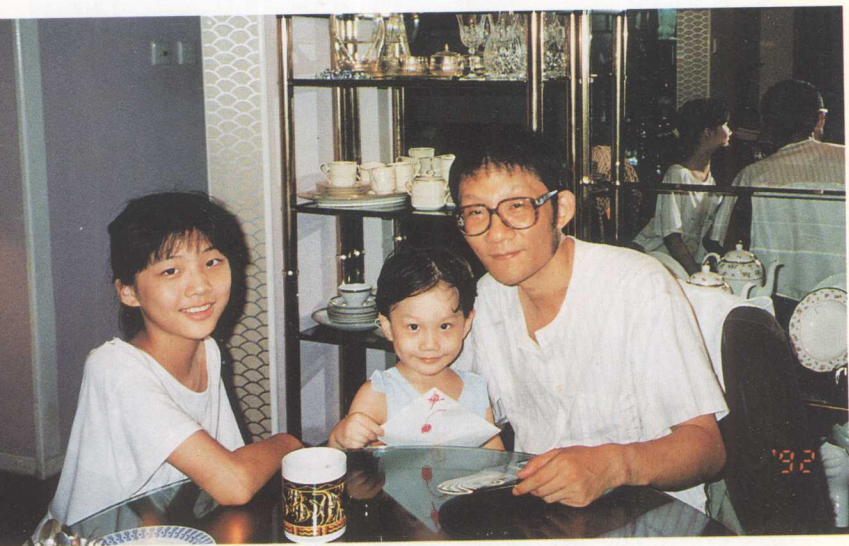
定价: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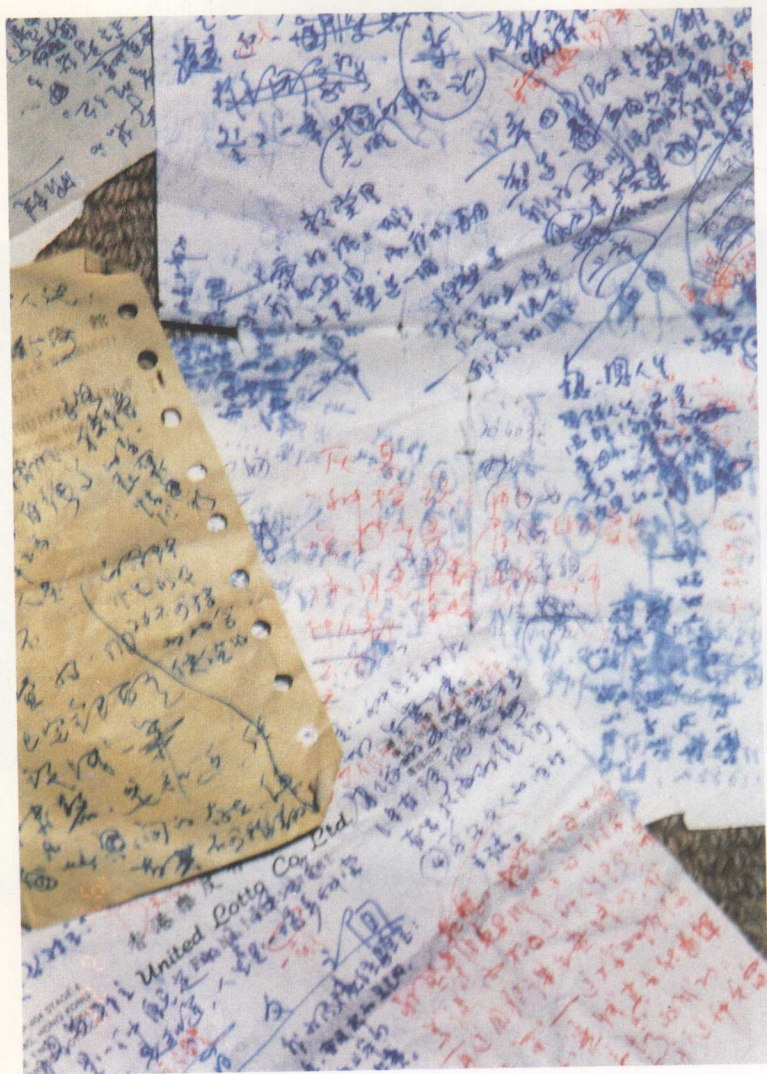
吴正近影



吴正与夫人李美美



吴正与女儿天眉、天竟



吴正小诗手迹

生命体验：诗史和诗格

——试论二十世纪华文小诗及《百衲衣诗选集》

唐金海

诗是少男少女的梦，诗是花丛中的利剑，诗是感情的甘露，诗是哲思的发酵，诗是贵族的，诗是平民的……在丰富的文学艺术领域，大概没有什么比人们对诗的认识更使人眼花缭乱了。上述诸种说法，从特定的方位考察，虽然都有一定道理，我却更认同：真正的诗，是生命的体验。通常说的“呕心沥血”之作，虽不免有夸张的色彩，但它毕竟道出了文学艺术家“生命体验”的真谛。一切人类创造的有传世价值的文学艺术品，都应是文学艺术家生命的体验。

生命体验的涵蕴也是颇为丰富的。要言之，她主要指的是，真正精深优美的文艺创作，包括诗歌创作，应该是文学艺术家生命的脉息过程和流动，生命的组成部分和

延续,应该是文学艺术家全身心、全灵魂、全感情……全生命的投入和升华,应该是文学艺术家的精神思想与大千世界多次碰撞、交融的艺术结晶。一位诗人在“文革”白色恐怖时期,看着自己悄悄烧毁的诗稿,感觉焚烧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心魂我生命的本身”,因为“诗,即是诗人一次又一次临盆诞生下的、仍与诗人脐带相连着的生命,焚稿无异是谋杀亲子”。这是诗人对“生命体验”的一种逼真而形象的表述。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观,“玩文学”、“应景文学”、“应奖文学”、“三结合文学”、“应商文学”、“隐私文学”等等,它们各有自己存在的理由,甚至有的还会有轰动效应,但它们多半不是“生命体验”之作,它们的“生命”是苍白、短暂的。考之中外优秀的传世之作,但丁的《神曲》、屈原的《离骚》、萧邦的《夜曲》、曹雪芹的《红楼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家》、聂耳和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等等,不都是作家、艺术家全身心的投入,不都是他们生命的流动和延续、生命的体验、碰撞、闪光和升华吗?

以此来研究二十世纪的华文诗坛,我们将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价值判断、新的审美感悟。比如胡适《尝试集》和郭沫若《女神》在白话诗史上的不朽价值及其严重缺陷与诗人生命流程中的内在基因有何种关系?为什么说写诗如同“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的徐志摩的

诗,是他生命的流动和延续?在监狱中写就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与艾青的生命过程有无必然的联系?在海外创业的余光中写成的《当我死时》,是不是他生命的流程与他日思夜想的故乡故土碰撞的结晶?精深优美的诗作必然具有动人心魄、或启人思悟的特性,也就必然是诗人智慧的闪光、人格的闪光、生命的闪光。

“生命体验”是一种创作观、也是一种批评观,主要指的是内容,尤其要求将诗人与诗、作家与作品、与时代、历史、大自然视为一体,在互为影响、渗透和变化中进行审美评价,故适用于评价多种样式和形式的诗歌:抒情的、叙事的,长诗、短诗,小诗,自由体、格律体等。本文将从“生命体验”的总视角,又着重从诗史、诗格两个大方面来论评二十世纪现当代华文小诗的发展,以及评论在当代小诗创作上有一定代表性的吴正“百衲衣诗”(或称短诗、街头诗、枪杆诗、鼓点诗、微型诗、小诗等)的继承性和创造性、美学特征及其不足。

相对于三言五语的小诗来说,优秀的长篇抒情、叙事诗,可以涵盖深而广、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社会、历史内容,写好它,需要诗人有更扎实的功力和杰出的才气,但诗毕竟不能仅仅以篇幅的长短论优劣,文艺的价值判断,尤其是诗的价值判断,主要还是诗的容量、诗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古代北齐一首短短的乐府民歌《敕勒歌》:“敕

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使多少草原诗人掷笔长叹。唐代一首小小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写尽了陈子昂怀才不遇又孤立无援、宇宙无垠而人生短促的感慨，令世代文化人共鸣、叫绝。元代兴起的散曲中的小令，也多优秀之作。马致远的《秋思》〔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情景交融，写出了天涯游子思乡的深情，同为千古绝唱。如果我们将这些三言五语统称为小诗，它们虽形式有异，而言近旨远、辞短意博、字少情长是共同特点。这些作品都是诗人命运、心理、生活流程中特定情绪的凝聚和结晶，而它们所展示的生活的、历史的、心理和自然的画面却是广阔的，美感也是丰富的。

写白话小诗成为一代风气、一股诗潮，短时期内涌现了涉足白话小诗的一群诗人，从而以诗的优质及其代表人物奠定了白话小诗在诗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那是在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

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新文化划时代的新开端，应以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时期为标志。随着白话文艰难崛起之初，白话诗就有先声夺人之势。不少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中坚，都在写白话诗、文的同时，也写一些三言五

语的小诗。如李大钊、胡适、俞平伯、康白情、朱自清、郭绍虞、刘大白、王统照、陶行知、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宗白华、卞之琳、徐玉诺、何植三等。何谓小诗？顾名思义，主要指的是那些用三言五语，或数行诗句写一物一景、一忽情绪、一眨心态、一刻感慨、一缕思悟，而又极为凝练、集中、精警，“重暗示、重弹性的表现：叫人读了仿佛有许多影象跃跃欲出底样子。”（朱自清：《短诗与长诗》）小诗长诗是相对而言的，郭沫若 1920 年 1 月创作的白话诗的奠基之作、四百余行的《凤凰涅槃》，是长诗。而像周作人 1919 年 1 月写的《小河》，仅五十八行，史书也习惯称其为长诗。写长诗毕竟需要更充实的生活积累、更丰富的感情积蓄、更充裕的时间精力、更谨严的情绪结构，所以，白话诗兴起的 1920 年前后，写十余行左右抒情短诗和写五行小诗的属多。文学研究会的人几乎无一不写小诗。在“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想汹涌纷起的大潮氛围中，惠特曼、歌德、拜伦等的白话诗译作风靡诗坛，其中 1915 年开始在《新青年》上介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他写了大量的小诗和散文诗，曾获诺贝尔文学奖，1924 年又来中国访问。因此，他的小诗 1920 年前后在中国的译介，就更为诗坛瞩目，在促进白话小诗趋向繁荣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五四”时期，写小诗成为一种时尚和新潮，那是有时代的、文化的缘由的。在上述小诗作者中，1922 年，结集了

三百四十六首小诗的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白话小诗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冰心以她抒写对母亲、自然、童心的爱为主调,同时也不乏讴歌光明和时代先驱,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艺术上融和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境,以及印度泰戈尔小诗的构思和节奏,这种被诗人和评论家称为“春水体”或称“冰心体”的小诗,二十年代曾风行诗坛,影响深广。梁实秋、宗白华、朱自清、王统照等都相继发表过研究小诗的论文,称颂冰心是“最好的短诗作家”。

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诗歌界仍活跃着一些才华横溢、风格各异、擅长写抒情短诗的优秀诗人,如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朱湘等,但小诗却处于相对寂寞的时期,直到三十年代后期反抗侵略的烽火燃遍全国,抗战的火炬也点燃了诗人的灵感,中国现当代的白话小诗又进到了第二个繁荣期。这种小诗形式最自由、活泼、短小、精悍,与这一时期民族的爱憎感情、诗人的激情等时代氛围相适应,更适合及时地、迅速地揭露侵略者的暴行、抒写抗日决心、鼓舞全民斗志。小诗的名称也被赋予了战斗的色彩,街头诗、枪杆诗、鼓点诗应运而生。艾青、臧克家、光未然、萧三、何其芳、邹荻帆、田间、力扬、公木、高兰、高敏夫、陈辉、史轮等诗人,在全民抗战的神圣烈火中,思想和感情都得到了升华,他们涉足诗的多种领域,有的全方

位地在诗坛享有盛誉，如艾青、臧克家等；有的以歌词领略风采，如光未然等；有的以朗颂诗驰誉，如高兰等。而在小诗（或谓枪杆诗、鼓点诗）创作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则是艾青和田间。艾青在创作长诗《向太阳》、《火把》等前后，以小诗样式写的诗论，开创了以白话小诗的形式谈诗美学的先河。从不同角度、不同的层次，从自己的创作体验中加以提炼，撷取丰富的意象，用饱含诗意的构思、思维、语言谈诗。其内容和形式不仅影响当时的诗坛，几十年后，这种小诗式的诗论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诗人田间，他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坚壁》、《提防》等都是字字如火、句句如匕首的小诗。作于1938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短短六行，截取最动人心魄的画面和动作，从万千吨语言的矿藏中提炼出最动情、最深刻、最简洁、最富表现力的诗句，小诗不仅形象，不仅满储着感情的浓度，而且蕴含着思想的力量，如果对照1920年前后的小诗，这一时期小诗的主要变化是，很少单纯地抒发对大自然、对亲人的爱和思恋，也很少表现个性解放的内容，而是几乎将一景一物、一砖一瓦都与抗战的烽火硝烟相联，即使是讴歌光明，也是与全民的光明的理想同声相应。小诗充满了反侵略、鼓斗志的火药味，小诗中高扬

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团结御侮的大精神。其中一些精深优美之作，她们都是诗人们生命体验的结晶，他们有的是经常出入炮火硝烟的战地记者，有的就是身临战火前线的文化战士，有的长期投身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之中，有的亲人遭难被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自身颠沛流离，又目睹战争的灾难……他们的诗几乎都是有感而发，激情汹涌、义愤燃烧之作。自然，历史地来研究，在意象的营造、哲理的内涵、含蓄的韵味、个性的情采等方面就相对逊色了。但这一时期的小诗理应像二十年代那些精美的小诗一样，在中国现当代诗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因为，前后这两个时期小诗中的优秀之作，都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精神的、人格的、智慧的闪光。

宏观地观察，历史发展到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诗歌创作的阵地分布面很广：台湾、港澳及在欧美、东南亚等，那里有不少华人诗人和作品，而大陆新诗的总体走向是低谷。虽然这时期也新出现了一些有才华的诗人如郭小川、流沙河、邵燕祥、贺敬之、闻捷、白桦、雁翼、李瑛、公刘、周良沛、沙白等，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诗作，但“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及多次以整人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导致了思想的僵化、人格的扭曲、艺术的枯萎，数量不多的小诗也和其它形式的大量诗歌一样，相当一部分沦为标语口号、空话大话假话。这一

时期的香港诗坛比较活跃，小诗不多，也时有新作问世。那里政治的压力不大，但生活的节奏空前紧迫，诗人们多半兼职，他们为了扩大生存的空间而耗去很多时间和精力。即使如此，也出现了一些很有才华的作家和诗人。台湾诗坛，呈现着比较复杂的状况。在高压的政治控制和数次迫害进步文化人士之间隙，随着台湾经济的逐步恢复、起飞和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新思潮的大量涌入，台湾诗坛一度相当活跃，一批才华横溢的新老诗人应运而生，如覃子豪、纪弦、余光中、洛夫、郑然予、白荻、痖弦、叶维廉、杨牧、商禽、罗门、蓉子等。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创作抒情短诗、散文的同时，也写一些三五行或八九行的小诗，余光中、洛夫、商禽等的小诗大多立意精深、意象新奇、直觉和幻觉交杂，善用通感手法。但随着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迅速崛起，以及不少现代主义诗作本身奴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一味求怪、求晦涩，又往往回避现实而长久地迷恋个人狭小的心灵和对田园风光的感伤情怀，台湾小诗与其它品种的诗歌一样，从六十年代中期就朝气锐减，曾一度徘徊不前。

中国大陆的历史在十年阵痛中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大陆文艺的园林花圃在惨遭劫难之后，进入八九十年代，作为中华母体文化的大陆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得到了全面的复苏和繁荣。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大陆小诗创

作发展到了第三个辉煌的阶段。台湾诗坛此时虽不象以前那么热闹、有生气，诗歌创作在经过了前一阶段的躁动、探索之后，又获得了新的进展。也出现了一些新人，如林耀德、吴明兴、雨弦、钟顺文等，他们从热衷于田园风光的抒写到对都市生活节奏复杂心态的展示，从个人心灵的袒露到对政治内容和现实矛盾的思考，从现代派和乡土派的两家之争到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漂泊孤岛的游子们刻骨铭心地思念故国家园的缱绻情怀，有的仅有三五句，却令人回肠荡气。这一时期台、港最引人注目的诗坛景观是一批年轻诗人和“后现代诗人”，如罗青、李昌宪、也驼、杨泽等，他们在诗美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很活跃，但可传颂的精美之作很少。他们都是在创作各种形式诗歌的同时，间或写些小诗。

植根于母体文化的大陆诗坛，八十年代初、中期在几番挣扎和抗争中，除长篇抒情诗、尤其是长篇叙事诗缺乏传世的力作之外，其它样式和各种风格的诗几乎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新老诗人背负重轭，反思深邃，激情汹涌，眼界开阔，思路活跃。他们也时有三五行的小诗问世。涉足小诗的新老诗人为数不少，艾青、邵燕祥、雁翼、戴天、牛汉、周良沛、舒婷、王尔碑、非马、昌耀、孔孚、周礼贤、孔林、西川、林莽、晓帆、唐澜、虹影等，都有隽永、新颖、精警的吟咏。“城市里/高楼在耸起/汽车在奔驰/鲜花